

敏子 / 著

Min Li

在与婚姻有关的旋涡中大家都遇到种种挑战，面临取舍、困惑和憧憬，让人焦虑不安……小说在小女子傍大款的世俗故事里，写出了入俗又脱俗的内涵；灵动的感觉与特定的风格，揭示了一些新新人类对于爱情的独特领悟与个性化的追求。

# 你是我的



N I W O D E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敏子 / 著

*Min Zi*

你  
是  
我  
的



大眾文學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的/敏子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80094-996-6

I. 你…

II. 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824 号

**你是我的**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31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094-996-6/I·523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

在外企担任行政经理的郑小云与私企老板王翰生自一同困在香港某饭店电梯后，便由相识、相知发展到相爱，五年了，谁也离不开谁，情爱的种子在各自的生活乃至生命里发芽滋长。郑小云爱得执着、王翰生爱得专致。关于未来，是他们俩都不敢去碰的话题。

其后，王翰生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妻子因与人有染而宫外孕住院；医院里的遭遇让她开始反省她的选择、她的付出和她的期待。太多的过错，让她已经无法回头。

而此时赴香港休假的郑小云不期而遇地撞到旧时男友陈可，她被他优柔而又绅士地苦苦纠缠着，生活好像又要揭开新的一页……

在与婚姻有关的旋涡中大家都遇到种种挑战，面临取舍、困惑和憧憬，让人焦虑不安……

小说在小女子傍大款的世俗故事里，渐渐写出了人俗又脱俗的内涵；灵动的感觉与特定的风格，揭示了一些新新人类对于爱情的独特领悟与个性化的追求，读来引人入胜，读后耐人寻味。俏皮的对话是作者的一贯风格，时代气息、地域特色，都在来言去语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在各个层面、以各种状态生活的女性的特殊关照，有作者另辟蹊径的人文精神融入其中。

NI SHI WO DE

公司的惯例是每个月的 25 号发工资。逢着这个月 25 号正好是圣诞节。为了让大伙儿有钱过节，发薪日提前了一天。出纳是个上海人，老是把汉语拼音中“an”的音发成了“in”的音，于是，郑小云她们又听到这位四十多岁的老大姐每月一次地扯着嗓子在办公室里喊：“今天我发‘情’（钱）了，你们动作快一点呵！”

郑小云是第一个响应“发情”的召唤的。年底发双薪，为了帮助大家逃税，公司发的是现金；郑小云知道，那密不透风的大信封里，装的是三万块钱。她极麻利地把信封装进自己的提包里，然后调侃着学出纳的上海普通话问道：“是不是还要我‘亲’（签）一下？”

“当然，‘亲’（签）这儿。”出纳指了指专门写有“郑小云”条目的一张小白纸。在外企工作，每个人的薪水都是要保密的，所以各人签各人的单。郑小云已经做到部门主管这一级了，她知道自己是比较差的；但是这月薪一万五的标准，比下，是绰绰有余的了。

掂量着这三万块人民币现金的份量，郑小云觉得连同那心里头的快乐，都沉甸甸的。别说是调侃着把“签一下”戏说成“亲一下”，就是真的让她亲一下老大姐，她也是乐意的。

出了财务室，郑小云首先挂了一个订餐电话，确认了两个座位后，她马上给王翰生打了一个电话。

“晚上去东华门新开张的那家四合苑餐厅吃饭吧，我已经预订了座位。今天我发了工资，我请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翰生笑答说。

郑小云马上接过这个话头，说：“那好，革命就是请我吃饭。有人要和我抢着付账这还不好，就这么说定了。”

“我还不知道我晚上有没有应酬……”

“推掉嘛……要知道，想和本小姐共进晚餐的帅哥俊弟可太多了，你王翰生让出了位置，可是有千万个赵翰生、李翰生、张翰生要迎头顶上的噢！”

“你说话怎么这么痞里痞气的？发了工资有点钱了就烧得慌呵？女孩子，检点一点！”

郑小云对着听筒做了个鬼脸。她今天心情好，不在乎王翰生的教训。何况这五、六年来，从王翰生的嘴里，什么样难听的话没说出口过，郑小云不也都化干戈为玉帛、悲悲喜喜地走过来了吗？郑小云调整了一下语气，说：“不和你开玩笑，晚上我等你。你把你的应酬尽量安排在不和你约会的时候行不行？我的王大董事长，别老弄得像是我和一大堆客户在争风吃醋，而且，好像专门要和别人口袋里的金钱来抢你的时间一样，那多不好呵。”

“行呵行呵，你总是很善解人意的。你是一个可爱的好女孩子，行不行？晚上七点钟左右我会去的……”王翰生听见有人在敲他办公室的门，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起身开门。

“还有呢？”郑小云问。他们的电话总是要以类似想呀念呀情呵爱呵之类的话来结尾的，因为郑小云想听。郑小云常常弄不懂王翰生每天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和什么样的人打着什么样的交道，所以，她总是一厢情愿地要问一句：“还有呢？”提示性地告诉王翰生，还有甜言蜜语你没说。当王翰生把那些肉麻或准肉麻的话说出来时，郑小云也就心满意足了——至少可以

打消她的顾虑，让她相信，王翰生没有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同时，也让王翰生身边的人知道，王翰生是在和女朋友通话呢；王翰生和他女朋友，很恩爱呢。

王翰生开了门，把客人迎进来。他一边示意对方坐下，一边对电话里的郑小云说：“我要开会了，回头再说。二碘化钾，好吗？”

“二碘化钾”，用化学元素的符号依次写出来就是 KISS，然后把它们用英语来读，就是亲吻的意思。这是郑小云想出来的，这是她和王翰生在热恋时进行地下工作的暗号。他俩还有一个暗号是“26 美元”，有一回郑小云从《读者文摘》上看到，两个健康的人接吻时交换的唾液中的酶、经过专业提纯后其利用价值为 26 美元——于是，“26 美元”也就在量化了人的唾液的同时，覆盖了他们的情话。

郑小云在这边说：“好呵，我等你。——很多很多个 26 美元。”

王翰生放了电话，接待进来的人。这个一脸书生气的年轻人叫陈可，是王翰生最为重用的几个属下之一。作为部门经理，陈可帮王翰生开发了几个软件项目，帮王翰生带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财源。新年临近，王翰生准备在年关附近给陈可十天的带薪假期，让他稍事休整以后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面对老板，陈可总是谦恭的，当他听到老板专程找他是为了给他休假的时候，他有些受宠若惊。

王翰生说：“和美国 AEA 公司的合作项目，定了全面交给你操作，你休假的时候当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轻松一下，但我希望抽空的时候，你还是想想合作的事。”

陈可说：“那当然了。”

王翰生说：“你休假期间的差旅费用，由公司负担。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陈可说：“我想去深圳、香港走一走，也看一看当地的市场行情。”

王翰生说：“不用带着工作压力去休息。”

王翰生就是这样，从爱情到工作，调换得非常非常迅速。这是一个商人的基本素质。商人的素质远不止于此，他们甚至都有一手挽着三陪小姐、一手握电话给电话那头的人说甜言蜜语的本领。他们是善于一心多用的，无论是在同时处理工作和生活、或者是同时处理好几个女人的问题上。

电话那一头挂了电话的郑小云是兴高采烈的。从圣诞节到元旦，她所在的这家德国公司放大假，有钱有闲，这小日子过得多滋润呵。郑小云早就计划去香港了，圣诞节之后正好是香港全面大降价，这时候去可以买到很多价廉物美的名牌货。她想着晚餐时要说服王翰生陪她一起去。有王翰生陪，她就可以住酒店了，酒店里可比姐姐家舒服。郑小云的姐姐郑天定居香港，嫁了个外国鬼佬，养了一身的臭毛病。两年前郑小云住郑天家，郑天管吃管住倒很殷勤，只是约法三章：“第一，晚上8点以前必须回家；第二，晚上8点以后在家不许走动；第三，夜里上厕所不许冲马桶。”这约法三章叫人怎么受得了？香港的夜生活，8点钟才开始，8点以前回家，何乐之有？就算准时回了家，连上厕所冲马桶都要被限制，何其苦哉！——郑天是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她养的两个孩子也很规律地生活，她说如果8点钟以后有任何动静都会吵到孩子们睡觉的，



所以，要给孩子们一个绝对平静的夜晚。郑小云客随主便，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按章行事。她只是不明白：上完厕所以后不许冲马桶，那多脏呵。她问姐姐，这怎么办？郑天马上给郑小云拿了一包孩子们用的“纸尿裤”，说：“你要是实在需要起夜，就用它好了。”郑小云对香港印象一贯不好，又小、又挤、又没文化的一个城市，浮华、喧嚣、动荡；加上香港又把那么一个风情万种的郑天雕塑得如此居家、如此古板、如此莫名其妙——郑小云更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了。只是这里购物确实方便、便宜，让郑小云挡不住那些名牌的诱惑。女人的那点虚荣，全在脸上和身上；往脸上“画皮”时用最好的脂粉，往身上裹布时穿最好的名牌，这不就是大多数女人追求的那点境界吗？郑小云又有能力给自己堆砌这般虚荣，为什么不呢？

郑小云的收入，绝对不存在住不起香港的酒店的问题；是王翰生不让她一个人住。说到底，在感情的问题上，王翰生是个很狭隘的人。郑小云在认识王翰生之初，曾派驻香港工作过半年，这半年的经历是王翰生的心病。他不知道郑小云在香港有没有故事，也不知道郑小云会不会在香港发生什么新的故事；但他知道他自己，他不容许他爱的女人有任何故事。泰坦尼克号，出海四天就沉了，但是杰克和罗斯在这四天时间里还能在罗斯丈夫的眼皮底下演绎出一段骇世惊俗的爱情篇章来——给郑小云几天时间，让她一个人寂寞地呆在浮躁的香港，谁能保证不会出事？所以，王翰生早早就给郑小云声明过，不许住酒店，除非我陪你。

郑小云想着如何才能让王翰生答应和她同去香港呢？

郑小云提前了半小时到餐厅。餐厅叫“四合苑”，听起来

理所当然地会被人归到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底下、一边享受阳光月色、一边品尝老北京风味的怀旧类，就像几年前在北京曾风靡一时的“黑土地”一样。它座落在离紫禁城东门不到15步的马路边。从外表看这是一座非常典型的传统北京四合院——灰砖、飞檐、院门……连同门口的红灯笼，一切元素俱全。但是里面却展现了一个对国人定势思维与消费习惯进行最大挑战和冲击的地方：院子里头，所有的内墙都被统统拆除、低矮的天花板被拿掉、直到露出椽子……据说餐厅的下面被生生挖出来一个地下室，曲曲折折的楼梯绕下去，张扬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平面或雕塑作品；还据说院子顶上搭出了一个二楼来，那是一间可以一边瞭望紫禁城与护城河、一边抽着浓浓烈烈雪茄烟的“雪茄室”……在各种各样的建筑垃圾越来越多地充斥大街小巷的时代，这么一家亦中亦西的“四合宛”，名气一下子就传出去了。

坐在餐厅里的郑小云看热闹一样地环视店堂。这个餐厅店堂也挺别致的，绿色的烛台，绿色的灯罩，连闪闪烁烁的烛光也变得绿莹莹的。四壁是浅绿色的，墙上贴的是很夸张的现代派画像，有睁大的眼睛，有揉碎的纸，有平静的波纹，有缤纷的酒具……郑小云看不太懂这些画儿，反正觉得挺张扬、挺热闹的。还有身边播放的美国乡村情调的背景音乐，她听不出门道，但也觉得不难听。她在欧洲生活了两年，她没有让自己接纳欧洲的那些雅的或俗的文化，但她让自己懂得了承认，承认一切存在的东西，承认那些内在的但我所不得而知的美丽。欧洲的，美国的，中国的；自己的，别人的。有了承认就有了宽容。郑小云的自我评价是很有点玩世不恭，对什么都宽容、与对什么都无所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承认是依托于否认

才存在的；对什么都承认，最终又有什么是真的被认了下来的呢？

等待王翰生的时候，郑小云喜欢把旧事拿出来咀嚼，一遍一遍的，不厌其烦。这是她在王翰生的“高压统治”下练就的让自己习惯寂寞的一种办法。她和王翰生的初夜是她最经常想起的一段。

郑小云永远都记得。那天，两人都有些诚惶诚恐，过程中间都很手忙脚乱。但是心底里，郑小云是欢喜的，每个女人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她爱的那个男人时，心底里都是快乐的。当他俩收拾完，倚在床头时，王翰生问她：“你以前有过性经历吗？”郑小云一下子就傻了，她不懂王翰生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口气问这样的问题。她没有问答，但她的表情完全是默认。王翰生自言自语地说：“你才 23 岁呢。”郑小云不懂王翰生接下来要想说什么。23 岁，她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还是在欧洲最美的城市巴黎拿到的；23 岁，她已经跑了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这是许多人一生连做梦都不敢想的。23 岁怎么了？23 岁就必须还是处女吗？——每个女孩子又何尝不希望一次便是永恒呢，但是人总有在意识到错误时说放弃的权利吗？哪个女孩子又何尝不希望能够给予自己最爱的那个男人的，是最初的、最美的、最好的东西呢，但是人总有覆水难收的无奈、有悔不当初的不堪吧？这算罪过吗？

郑小云凝望着王翰生吞云吐雾般地抽着烟，她惊讶地发现王翰生竟然涌出了眼泪！她傻子一样地不知该做什么，她见过很多男人，听过很多故事，看过许多电影，但她不知道，男人会为这样的事情，以这样安静的方式——选择流泪。

郑小云吻去王翰生的眼泪，轻声说：“对不起。”

王翰生眼里一片茫然，看也没看郑小云，说：“你发誓，如果你背叛我，你就去死。”

后来，郑小云说了。说完就又翻云覆雨地疯狂做爱。做的时候，王翰生又要求郑小云发这个毒誓。

隔着五年的时空，郑小云把王翰生当时的眼泪看得轻了，把当时的疯狂看得淡了，她也不懂，在日久弥轻、日久弥淡的这份记忆中，自己为什么会像紧箍咒一般地日日被那誓言纠缠、被那誓言提醒，并且，从一开始起，就心也甘？情也愿？其实，郑小云从一开始起，就知道的，王翰生比自己大十五岁，有十年的婚龄，有个五岁的小女儿，女儿的名字很气派，叫王后……

在四合苑餐厅那莹莹的烛光里，郑小云默念着那句话：

“如果我背叛你，我就去死。”

烛光的背后是朦胧的情爱，烛光的核心是青色的悲哀。

王翰生来了，裹一身风尘仆仆的商人气。他走到郑小云跟前，象征性地弯腰亲了亲郑小云的嘴。郑小云微微起身迎上去。这两个在欧洲呆过的人，在没有熟人的场合下，很多堂面上的作派，是很欧化的。他俩用法语互问了好。有侍者过来为王翰生迁椅，王翰生一边坐下来一边继续用法语和郑小云说话。如果说开始的问候用法语是有些卖弄的话，王翰生接着说的话，就是为了避开旁人的耳朵了。

王翰生看到郑小云穿了件今冬极流行的中式对襟缎面套装。郑小云异常丰满的胸部把前襟的第三颗盘扣挺得有些高处

不胜寒；而她稍一动作，就隐约可从盘扣之下窥视到一孔白皙的肌肤。王翰生告诉郑小云，以后穿衣服别穿得这么紧身，女人只为悦己者容，无须太多的招摇来招惹一些闲碎的关注。

要在五年前，郑小云听到这样的话，肯定会立马出门、打辆车、回家换一身衣裳再来；在三年前，她会拍案而起，摔门而走；而今，她只是心里念一句：“嗨，咱们有代沟嘛。”一切，该吃的饭照吃，该说的话照讲，该做的事照做。不是她把他看得轻了，只是大家都已经太习惯了。

王翰生接着用法语说郑小云：“你也是快 30 岁的女人了，不需要人人都觉得你可爱；你需要赢得的是别人的尊敬。说一个女人很可爱，分量是很轻的；但要是说这个女人可敬，那就分量重了。——我希望你所获得的重视，是非同凡响的。”

郑小云笑了，没有接茬。她觉得王翰生的话像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在任命一个相当级别的官员之前进行的训话，尽管有点滑稽，但满怀希望。郑小云知道，能找到一个这样对自己说话，能说得有这样有“分量”的话来的人，是不容易的。偏她是喜欢——这等来之不易的东西——滑稽一点又何妨呢？

侍者递来了菜单和酒水单。郑小云打开一看就乐了，全是英文的。她探头去看王翰生手捧的那本，也没瞅见一个方块字儿。她对王翰生说：“咱们是在中国吃饭吧？”然后转身问侍应生说：“您是在考我们的外文吗？还是说您这儿还没来得及印一套给中国食客点菜用的菜单？”

侍应生连忙道歉着换上中文菜单。郑小云胡乱点了一个汤和一道主菜。侍应生追问说：“需要一份头盘吗？”郑小云说免了，王翰生接着说：“她都这么胖了，哪还能多吃呵。”郑小云还是浅笑着，王翰生的那些甜的咸的苦辣的各种各样的话，

她都能替它们找到合适的备注——一经备注，都成了浓浓醞醞的关爱了。女人面对关爱，除了笑纳，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侍应生接着问：“您需要什么酒水呢？”

郑小云说：“水。白水。”

侍应生问：“有气没气的？”

郑小云听成了“有气无力的”，很诧异地望着这衣冠楚楚的小男生。还是王翰生眼明耳亮的，说：“不要气的，就来依云的矿泉水好了。”

郑小云这时也明白了侍者的问话，她对王翰生说：“中国话简化到这种地步还是挺让人费解的，他还不如说白了问，是要矿泉水，还是苏打水。干嘛有气没气，弄得人来气。”

王翰生说：“对别人就别太苛求了。”

郑小云知道，他的潜台词是说：“对你，我还是要苛求的。”

王翰生紧接着说：“把你的手机、呼机给我看一看。”

郑小云很听话地照办了。王翰生很认真地一一检索了一番，然后还给郑小云时说：“你是不是把一些信息都已经删掉了？”

郑小云说：“你要是不信，我给你提个建议，下一回你检查我之前，最好先在我的呼机上呼一个肉麻的留言，然后看我有没有删掉它——这样做，比较有的放矢一点。”

王翰生说：“我为什么总是不相信你呢？”

郑小云说：“你是不是想接着说是因为你太爱我了呢？”

王翰生说：“难道不是吗？”

郑小云说：“你累不累呵？”

王翰生说：“不让人觉得累的东西，肯定不是好东西。”

菜上来了。

郑小云喝着鸡茸奶浓汤，王翰生吃沙拉。其实他俩都并不喜欢吃西餐，王翰生曾给西餐下过定义说是：“一半是生菜，一半是柔情”，后来郑小云补充说：“很生很生的菜，很柔很柔的情。”——西餐，吃的是情调：不像中国菜，烹呀煮呀熬呀炸呀的，挺热闹地就灌你个酒足饭饱，儿女情长被热热闹闹地给撂一边去了。郑小云专门点的这家“四合苑”，她也是头一回来，就是听公司里的老外们一个劲儿地夸这地儿气氛好，才特意选定成她的圣诞前夜餐址的。

侍者举了个黑黑长长的东西来，问郑小云要不要；郑小云用余光扫了一眼，以为是红酒，便说：“我没点酒呵，要不要。”侍者还站在一边，问：“您要不要？”郑小云很郑重地扭过头去，想郑重地再说一遍不要——这才发现，侍者手里拿的是一支特别的辗制胡椒末的搅拌棒。郑小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我要一点吧。”然后对王翰生说：“它可以做凶器呵！”

王翰生说：“你是巴望着被人抢，还是想去抢人家？”

郑小云说：“我是怕被人抢，尤其是今天——我可是身携巨款呢。”

郑小云想到了什么，问了一句：“要是咱们今天被人抢了，你怎么办？”

王翰生说：“那还用问？劫财，我给；劫色，我配合！”

郑小云乐得汤都要给喷出来了。她可没指望王翰生说出奋不顾身、英雄救美之类的豪言壮语。事实上王翰生要真这么落俗地表一趟心意，郑小云也不以为然。倒是王翰生一贯地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作派，让郑小云总觉得意犹未尽。对于女人来

说，如果还来不及看到展现侠骨雄风的现实场景，那么，俏皮话绝对比那些廉价的心迹表白要来得受用得多。一个男人要是在现代社会、在女人面前没有一点幽默感，他将被毫无疑问地打入残疾人范畴。

郑小云问王翰生：“今晚有别的应酬吗？”

王翰生说：“总是有的。”

郑小云说：“别太辛苦自己，钱挣到了一定的数目后，就只是一堆数字的增减了。”

王翰生说：“一个男人总是需要通过一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我需要的就是这些数字的累加。像我这样一个数学博士，学问的最后的用途，也就是说玩一点数字游戏了。”

郑小云问：“那我呢，我算什么？我也是你的证明过程中的一个参数吗？”

王翰生捏了捏郑小云的手，说：“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身上的一根肋骨——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你要知道，一个女人要能永远控制一个男人，她就得是那男人肚子里的蛔虫，她要知道这个男人需要些什么，她要知道这男人现在在想些什么。宝贝，你知道，没有人比你更懂得我。”

郑小云问：“会离开我吗？”

王翰生说：“你怎么老问这么幼稚的问题？要是一两年前，离开你还说得过去；现在保修期都过了好几年了，哪能说退货就退货呢？再说了，你都长这么胖了，从背后看，整个的一个中年妇女的规模了，我要是离开你了，岂不是太不人道了吗？”

郑小云问：“你每天要说 50 遍我长得胖，我至于那么胖不忍睹吗？”

王翰生说：“你想想看，一个女人从 80 斤长到 100 斤，足



足胖了 20 斤！什么时候我陪你去菜市场看一看，20 斤猪肉是个什么样的堆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呀，还是不能一口气吃成一个大胖子。”

郑小云歪着脑袋问王翰生：“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说就是因为我太瘦了，你都担心你养不活我？”

王翰生说：“现在我又该操心我是不是养得起你了。”

郑小云问：“你现在不是在为你要再找一个瘦女友做理论铺垫吧？”

王翰生反问道：“你说我是那种酒色生香的男人吗？”

郑小云问：“要是有女孩子纠缠你呢？”

王翰生说：“我就告诉她们，你要是想送我鲜花，你就同时送我女朋友一把匕首——要么你杀了她，要么让她杀了你。”

郑小云一边嚼着那难吃的西餐，一遍调侃王翰生说：“你的爱情故事怎么总是鲜花匕首版？我记得你刚追我的时候也这么说，说你准备了鲜花和匕首，吓得我不敢说不字。”

“错了错了，那时你误会我了。当时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不接受鲜花，我就用匕首把我自己给捅了——不是说想捅你。”

王翰生和郑小云，就这么天一句、地一句地戏谑着。他们已经不是初初的恋爱开始，还需要彼此含蓄而深刻地讲人生和哲学；他们已经通读了对方的一切细节，所以，说笑之间，既实在，又超然。

郑小云常常在想，这个在报章上常被推崇的优秀企业家、拿了法国博士学位后归国服务的爱国儒商，在人前永远衣冠楚楚、含而不露，为什么在自己面前，有时会很脆弱，有时会很蛮横，有时会很猥琐，有时还会很像个警察，整天的像抓一个通缉犯人一样放弃一切事情来追踪她郑小云——就因为他是爱